校經室文集

三

揅經室文集

二

校經室文集卷三目錄

答夏嵥菴水部書附來書
寄徐幼穉學使書
上徐季和先生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徐季和先生書附來書
復徐季和先生書
寄張劭予侍郎書
復陳小石中丞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答曹仲銘中丞書
答世仁甫侍講書
寄胡鼎臣中丞書
再寄胡鼎臣中丞書
寄王爵生閣學書
致恩新甫中丞書附恩中丞書
答恩新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書
答楊蓮甫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復溥玉岑尙書書

復高羲亭太常書
上袁海觀中丞論通志書
與羅順循提學書
寄錫清弼制府書
贈馬通伯序
送曹仲銘之雲南序
送叔弟入　覲序
代寶玉峰先生祝　恭親王五十壽序
浙江崇義祠記代孫琴西方伯作
濟南府重修　先聖廟學記

重修冉子祠記

山東剏建圖書館記

校經室文集卷三

榮成孫葆田著
吳興劉承幹校

答夏滌菴水部書 附來書

去臘得惠書並大著六首又故侍郎竹坡先生庭聞憶略一冊展誦之餘嚮往彌殷適葆田爲先兄營葬事尋屆歲除多事卒卒置書座右闕然久未報越月踰時遂至於今媿歉殊甚山河阻隔無由會晤私衷耿耿莫可言宣葆田自前年秋報書後旋有河南之遊在舍弟署中八閱月中閒兩奉季和先生手書招往遊浙並索觀

所爲李中丞代擬請育宗室子以廣　聖嗣疏稿今讀
大著有與吾師論繼統書豈季和先生已嘗以此事入
奏乎葆田雖有是稿當時並未錄副所陳亦不止一事
承吾師垂問因於去夏旋里時求還原草收入行篋本
擬秋初赴浙會接座主高陽赴文以生平嘗有知己之
言不欲背於其死後故以義前往會喪以八月十日到
京將由天津附輪艘至浙江不意到京甫四日遽接兄
子濟南噩耗遂星夜馳歸計葆田自秋至冬幾無一日
不在憂患中蓋先兄惟有一子因鄉試病歿旅邸葆田
爲護喪至寄籍既爲立嗣又啟先兄幽欑改葬新阡而

是時德人適占青島擾及膠州即墨兩城去葆田所居濰縣不二百里觀先生答曉峰書謂外洋有事江浙必先受其禍豈知敝鄉環近澥島乃尤爲外人所涎羨哉葆田去春曾有與當路書未蒙聽用事勢相激竟至於此今德人已有來濰議開金礦修鐵路者葆田欲再謀避地而不能此其所爲憂憤塡胸而亦竟無可如何者也早春又接季和先生書欲使與世兄課讀且云賢者將移臨中江可就近相晤葆田輒引答袁觀察書以吿吾師竝因曾爲俗吏於皖江今日不願轉往以辭誠自知其憂患餘生故業盡荒不但如辭袁書云云已也葆

田媿甚自幼至今讀書五十年學行無似謬竊虛名乃猶蒙先生不棄既許其麤能自立又勉之以居敬窮理之功使其益進於大道先生之愛我誠至矣抑所謂守先待後者葆田非其人也葆田幼時亦嘗有志於聖賢事隨境移中更廢棄比年伏處鄉里乃更取六經與宋五子書朝夕尋繹而心與力已自不逮少時所謂不學便老而衰其病如是又所遇恆多拂逆如前所陳其一也方去秋出門時曾攜有陸清獻四書講義乃往歲在安徽所得因是書未見藏書家著錄欲以質正於先生又夏間入都見高陽座主論當代正學語及大名甚承

推許獨徵惜其近狂今讀與竹坡先生書始知高陽有欲令執贄潘尙書門下事先生執古義以行於今葆田更自媿弗如然讀上書紀略記某公語謂彼數人方用事決知言之無益則小人情態如見自古小人以勢利存心未有不誤人家國者也張禹胡廣之亡兩漢其罪不亞於莽卓近歲葆田兩至都中皆爲先人表墓事側聞中朝事頗悉然未嘗私謁權門於高陽座主乃不得不一往見今錄所作祭文一通以往先生亦可得其文外意矣大著述騷一篇尤見忠孝至性纏緜惻怛之懷非無病而呻吟者比至復安曉峰書謂明學術正人心

此時人定猶未嘗不可勝天環顧在位竟無其人可爲
浩歎今之以學外夷爲經濟者徧天下皆然其始葢猶
以漢學爲名近且公然橫議號曰西學夫西夷特尙利
之國又安得有學哉曉峰亦誤信人言謂俄夷議建文
廟改冠服以是爲將有大志葆田謂此尙不足懼中國
大患乃在上下人心無一從民生起見孔孟棲棲遑遑
亦只以天地之心爲心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
人之徒與而誰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反是則仁道
絕矣葆田近讀宋儒書尤喜眞西山讀書記然於其處
濟王事不能無疑其後歷事理宗屢陳正論則亦魏徵

之流耳大抵處人家國事最難言者君臣父子之際吳柳塘爭嗣而不知正統葆田夙嘗有是議吳與先人爲執友倣兄弟皆嘗拜謁其爲是舉葢實中有所激吾輩重其志節可也今日若倡兼祧之議則非特一誤再誤信有如大議所云矣然　聖主親政復請　皇太后懿旨追正　前詔似亦未必可行先生不喜蘇氏父子文葆田嘗錄東坡論魯隱公稱攝事並恭錄　高宗御評今敬附聞知葆田取其文並非師其人亦猶來札所論故棗強令同時皆不免有異議而葆田亦不敢果許其爲眞儒第以其爲儀衛宗門高弟子故有過譽之詞耳

生平最服膺韓文公語以爲學古文者必志乎古道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則蹈劉乂諛墓之譏矣其他如上琴西太僕書敢不承教而刪去之人生賢否必俟蓋棺而後論定昔朱子論當代人物亦最重晚節葆田所兢兢自矢者常恐出處大端晚節有虧適足爲吾黨羞近得舍弟書敘某公意敦請主講河朔書院舍弟以此席爲李文清講學之地又去蘇門百泉爲近冀可擇地棲隱甚願俯從其請葆田亦以家無恆產不能自食其力爲可恥幸非有求於人或聊試一往就焉不可則止於義猶未爲大害先生其必有以諒之因書抒懷蕪詞

滿紙相見未知何時惟先生爲道自愛爲幸附寄近作六首不足言文聊以當千里面談而已

去秋遠辱報書并承賜大著暨尊刻二種反覆觀誦學篤識正詞雅而氣厚深入南豐之室旣以自媿又幸不爲賢者所棄復有過獎之詞同志之言竊以自喜富春故先年伯府君舊遊之地閣下將擬有江浙之遊許以便道過臨握手一談於靈峰山中私念於時得以質疑問難傾吐欲言敬聆偉論實屬平生快事引領企足朝夕以竢會增築先隴負土樹木卒卒無暇未及奉答逮今春墳隴告成欲修書而徐季和

先生稱閣下戒行有日恐書往而從者已行不能相及遂復中止夏閒撤廬返寢季和先生約令至署留談旬日震武亦期以竢閣下之至旣而自夏歷秋自秋涉冬日盼文駕莅止而卒不果區區一見之願旣不得遂所欲面請者此生恐遂無期懷不能已敬略復一二惟閣下恕其疏慢之罪裁而教之閣下經術吏治文章氣節皆無媿古人而震武尤篤好閣下之文嘗語季和先生及趙展如中丞以爲同門同年中必無第二人心悦誠服之言非苟以相諛也來教具述爲學立身本末益信所見之不謬而所以推獎震

武者甚至則非所敢當至論某公假漢學之名陰以西學爲經濟震武乃拊掌稱快歎爲知言季和先生彈章累千言不若閣下一語之當也某公才氣足以有爲而學術不正遂至貽禍世道人心季和先生以殷房比之非其倫也國之興亡雖曰氣數亦由人事學術人心壞於下然後政事紀綱亂於上而亡國之勢成近世學術人心之壞則實講漢學者攻程朱賤行檢蔑義理所致其變爲西學蓋亦勢所必然自曾文正首倡邪說某公承其緒而張大之以號召海內甘爲用夷變夏者之魁江浙聰明才力之士用西學

著書立說者殆不可勝數鼓扐庸愚誑惑聾瞽率皆
操某公之術以售於世者也間有力持正論者徒以
夷而斥其非而不知反求諸己修孔孟程朱之道以
勝之持因循尚且之見以與之爭其學行旣不足服
人其才氣且有遠出某公下者則亦終歸無濟而已
宋明之亡也有臣而無君其時朝政雖亂而士大夫
之足以任天下安危者未嘗無人也李忠定岳忠武
之徒君維不用用則朝畀以權而夕效矣今上自公
卿下至士庶求一忠定忠武者渺不可得漢學敗壞
人才之禍荆舒陽明所未有也世猶不知其禍之所

自創鉅痛深而終莫之省焉顧歸咎中國祖宗之法之不善可爲於邑流涕者也如閣下學識固當世所僅見而其發於外之文又足以見其中之所有其必能有濟於世而非以文學爲名者一命之官百里之任尚不得少行其志則君子小人之消長可知矣大著書札光爲諸體之冠上閻相國書洞識本原講學法祖輔導君德向在部中嘗具稿而未克入奏醇邸不當處以臣職平昔亦夙持此論格心正名之說世固以爲迂而置之者吳柳堂死諫甚烈乃亦不能據爲人後之義以正隔世立嗣越代承統之失繼嗣繼

統旣分二事爭嗣爭統終歸偏絕名實俱乖一誤再
誤人倫大義不講於世久矣上李尙書答李中丞趙
廉訪諸書足見進退去就之不苟士君子自重當如
此矣今之書院古之學校也學術人才之所自出其
任之重與宰相等世乃比之祠祿以爲退老頤養之
地或且喪其廉恥以求之師道埽地極矣得閣下一
辭以明進退去就之義所警發於薄俗者非淺也上
孫方伯書逼似南豐謝杜相公書惜句法有太襲者
其自處亦不逮南豐之正方存之墓志銘表章甚力
世皆以爲儒而僞者廖養泉大令與之共事曾文正

幕中亦深譏其工於迎合養泉倭文端高弟也宜不妄言閣下之言則尤可信而震武不敢據以斥議者之誣者昔陸清獻不謁舉主魏敏果湯荊峴辭嶺北道從學夏峰不以勢位易道義之貴如此方存之用曾文正薦任棗强乃執贄文正自列弟子以屬僚而不避援上之嫌其用心亦異乎前賢矣方植之闢漢學之功乾嘉一人遠非存之可比而其不奔父喪及祖母喪則亦於倫常大節有虧不能曲爲之原韓理堂當乾嘉漢學盛行之時能宗法程朱與惠戴彭羅齦齦爭是非固亦近世豪傑之士植之儔匹也唐確

愼學案小識列之陳榕門姚姬傳之閒固可無媿國史不足信久矣其人有可傳之實國史不立傳何損其人無可傳之實國史立傳何益震武嘗謂學行文三者闕一不可以爲儒學行本也文末也有其本而末不工者有之矣然亦必其本之不足也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者文之高下純駮必視乎其人昌黎韓子文之聖者也柳州具體而微歐曾王得其一體蘇氏父子浮薄險躁其文肖其爲人其制行不及王氏其學之不正爲害世道人心則有什伯於王氏者王氏之學害在一時蘇氏之學害在萬世韓柳歐蘇並

稱世亦安有眞是非乎韓文所以絕出古今者原性原道諫佛骨表送王壎序與孟尙書書乃其本也無其本而欲學其末未有能至者閣下不惜一官以直民冤犯權貴進退去就大節卓然而又篤信朱子不惑於漢學西學家之說亦旣有其本矣苟遂進而不已窮理以明之居敬以養之力行以實之存諸中者旣剛健而篤實發諸外者自峻潔而深純明學術正人心守先聖之道以待來者天下後世必將重有所賴其所成就者必不止於南豐而已也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閒閣下舉以稱震武震武不足

以語此願閣下之起而自任焉拙文六篇先師竹坡
侍郎庭聞憶略一本並希指政異日通書何處最便
幸示有來書寄杭州城外江干趙敬川行轉寄里山
夏裕生號轉交可也

寄徐幼穉學使書

相知已久在大梁客次暫得瞻侍夏初怱怱賦別値執
事校士事嚴未獲面辭甚以爲悵前承示大稿内有已
發刻者而葆田不知妄擬删削幸諒之也葆田到京後
晤伯希先生及性甫來臣諸君詢及淸況同深忻慰中
州自昔稱理學之區然比年文物風雅或遜他邦得執

事提倡宗風俾揚班馬鄭之才學同時並見而世亦知眞儒之果有實效也豈獨於吾黨有光榮哉蓀田以六月初旋里門適老友張次陶亦在鄉避暑每相見輒飲酒談文以爲樂昨接舍弟書言執事俯從汴洛諸生之請欲延蓀田來歲主講明道書院聞之不勝踖踧師道之難立久矣以蓀田之固陋使其校藝且不勝況名爲講學之地哉且蓀田嘗忝主尚志講席矣曩歲上書李中丞引陳亦韓主講所至皆不逾一二年故事以爲書院講席雖若虛位然去就之義存焉故區區之私將以此示鄉之人俾知取舍進退無一事之可苟是卽所以

矜式後進中丞鑒其愚乃許之辭去今已閒居三年矣乃忽欲使繼居黃先生之位其不爲執事羞者幾希雖有尊命蔼蔼不敢遵從伏惟深念同方同術之義爲我婉謝諸生爲幸葆田近聞李文正訃擬刻日前往會喪並約伯希爲浙江之行伯希前屬爲其次女作墓志一篇次陶謂可接震川他時當錄呈教臨楮無任馳結

上徐季和先生書

葆田四月中由河南奉上一書旋卽入都以五月三十日旋里過濟南時見鑒堂中丞因索還乙未春代擬奏稿閒示同人皆以爲事屬難行又二三年閒事勢亦自

不同故將原稿收藏擬攜至浙江與左右面商蓋入告之文雖陳義甚高而不能見諸施行固猶於事無益也葆田本擬以七月初出門而是時適聞李文正公之訃因改由煙台附輪艘至津由津入都八月初九日抵通州始知我夫子大人奉　命調任安徽學政此與近日李中丞之升授川督固皆出自　聖主特恩天下士聞之莫不踴躍慶賀非獨及門私相欣慰也三十年來樞臣執政致　國事至此今中外諸臣實能如孟子所謂責難於君者獨我師與李制軍兩三人耳葆田以八月初十日到京寓盛伯希府中初擬祭李文正公後卽由

津赴浙並帶有明刻范文正公集初印華埜疏稿及膠
州高南阜所繪九如圖濰人新造甲子全印等件將爲
我夫子大人壽范公曾獻百官圖郭公亦糾參權相私
意並非泛泛餽獻適伯希約與同遊因强留四五日將
以十七日出都不意十四日忽接汴電則葆田兒子名
紹宗者因鄉試歿於汴南計其時正十二日葆田哭奠
文正公之日也當時一哀甚慟竟不料爲氣機之應遂
以十五日悤悤東歸今已由汴返濰方爲兒子營葬事
並遣人至滎成接家屬葢先兒止此一子又無子息其
母及妻女俱在滎成葆田屢命其遷濰而憚於改行因

循未果茲特先爲立嗣卽先人長曾孫去年春始生於武陟署中其本生父乃叔謙之子繼與亡弟者葆田家運至此亦可謂不幸矣此後不知何時得侍左右人生行止似眞有不能自主者皖省雖葆田遊宦之地然風氣亦不能深悉大約嗜小利而貪近功乃今世讀書人通病葆田近年喜讀朱子書惜年近六旬只見其退不克復進未識我夫子大人尙能有以教之否前在京師見鳳孫所爲壽屏序稿葆田亦擬私撰一文今旣未能屬筆嘗謹俟來年補祝因叔謙有專使至皖肅此附陳

復徐季和先生書

新正十四日由河南杞縣專丁賫到去臘望日賜書拜讀之餘感媿無似敬審起居康吉旌節甫抵姑孰卽受篆任事皖江固士大夫所推爲聲名文物之邦　中興以來將相迭興獨近日人物大爲減色耳葢自寇亂平而洋教興儒生誦習亦惟時務是趨人人騖於功利矣有轉移風化之權者其能勿因時救弊哉鈞諭謂荒江寂寞尤與讀書習靜相宜葆田心知其不忘　魏闕特於此有感而云然至欲世兄輩爲有體有用之學得師友以資講論誠爲本務而猥命葆田使預其選則非所敢當葆田於諸及門中麤爲好古文然學無心得行又

不能副其所言以是作吏無狀退而講業思欲收同人之益既乃以去就不容或苟安愚守拙乃分之宜故復辭講席而歸今已荒廢三年矣客臘得同門夏滌菴書中附近作數首有辭袁觀察聘主中江書院書有云憂患餘生故學盡荒五經四書之外六藝百家未得其門讀之至爲汗下楳田自作吏皖江至今葢已十有五年雖以幼時誦習之四子書亦幾不復記憶以此爲今人童子師且不可況爲世兄輩成人師乎且使淮南人士聞之知有前日風塵俗吏今且儼然師席不更遺師門笑恥哉然楳田嚮往之私既深於疇昔而鈞命亦又不

敢以終違惟是私庭多故自去歲秋冬閒爲兄子營葬
事並移奉先兄靈櫬祔葬新阡近方督刻伯希所書先
人神道碑銘及培植松楸約春杪方能畢事擬俟文旌
按臨潁州時或可由河南就近趨謁稍抒愚忱伏惟左
右鑒察幸甚滌菴近作又有上師門一書持論甚正所
謂一言而君臣父子之論定者不審曾據以 上聞否
葆田所隱慮者其患恐即在目前此事非面見不敢細
陳計左右必能諒之也德人自去冬占踞青島 廷議
一意主和前聞業已定議環膠州灣百里作爲租界嗣
因即墨人殺一滋事德兵又籍此要挾欲得膠即二城

不識終竟如何濰縣去膠州二百餘里爲通省衝衢固不待修鐵路開煤礦而已爲洋人所覬覦此又目前之患欲避地而不能者葆田年未六十自揣終無益於人世讀鈞諭知宋儒謂不學便老而衰如葆田者眞不堪造就此所爲且感且媿又自忘其狂簡而輒敢瀆陳於左右伏冀爲道自衛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幸甚幸甚

寄徐季和先生書 附來書

六月二十三日由驛遞奉到手諭敬讅起居康吉並承論及時事感憤交并知我夫子大人無時不心在　魏闕也講筵一疏未見發鈔想更　留中不報矣今日天

下大勢正朱子所謂如人之有重疾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而庸醫又雜投藥劑則危亡立見顧惟爲臣子者義不忍坐視耳　鑾輿出幸天津乘坐火輪危於垂堂此時諫止　巡幸者竟未聞有人何中國人才士氣臣節之衰至此極耶夏滌菴學宗程朱文似昌黎實爲今世第一流葆田甚媿弗如左右曷不推薦於　朝使得爲諫官庶幾一進昌言以警動衆人之耳目冀或於時事少有補救否則招置幕府朝夕討論亦必能使惡言不至於耳葆田非直畏邪僻之謗毀也誠以賢才難得竟置之無用爲可惜耳自古小人

常與君子爲敵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其大要議論亦只是祖宗不足法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而已而此人者固即吾師所糾劾行同荆舒之某公所舉故　朝廷亦信任而不疑而不知其爲姦邪更甚於呂蔡輩此孔子所爲爲政必先誅少正卯也然葆田亦願左右此後言毋輕發以防小人之傾害萬一有所疏陳請爲僭擬兩言曰變法曷若用賢理財尤貴保民就此引申則舉經筵開言路選疆臣重牧令求將才愛民力振紀綱而變風俗無事紛更而政治大洽矣區區私慮尤在擇繼嗣一事育宗室之賢且少者兩三人於　宮中徐待

皇子之生無建儲之名而有擇賢之實常則爲北宋
之英宗變則爲南宋之孝宗書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理正如此不然禍且生於隱微天下事有不堪設想
者矣彼外夷雖多方覬覦非有內變可乘則亦安能遽
思長入哉此葆田所欲陳而未有路者故因來諭而妄
言及之葆田春閒在濰樹植松楸至閏月中榮成親眷
始畢來濰寓一切布置就緒以五月中旬出門由沛南
至杞縣過泰兖二郡登泰山遊曲阜謁　至聖林廟不
禁百感交集聞土人云今春各夷皆至闕里而兖州城
內有德夷教堂地大數畝廣闢門戶與沛寧州各處聯

絡一氣籌畫周密非中國所及葆田過沛寧時適患暑痢未能與汪叉青相見第聞其尙能事鬼風采亦略減矣來諭慮及敝鄉逼近夷氛恐一旦激成義憤於國事亦大有不利葆田則正慮變於夷者日多欲求一乾淨土而不可得耳自股票行而民心離時文廢而士氣雜農工商局開而四民俱不安生此誠古今之奇變而蘆漢鐵路尤意在必行則中州亦且先受其害矣葆田本擬九月杪回山東因叔謙次子卽兼祧葆田者爲郭湘帆堂弟之壻將以十月完婚以此葆田到杞後曾由汴局發一電信嗣接手諭知按臨潁州在季秋中下兩

旬因遣人至周家口訪問水路至六安若千里意欲往六安州就近叩謁乃南路今秋水潦太甚又六安去合肥亦太近來往殊多不便而郭宅姻事喜期又有十月初之說茲與叔謙熟商如葆田必須帶姪兒早回濰縣便擬冬臘月閒再到叔謙光州任所由漢口附輪舟至太平趨叩節轅度歲尚可久坐春風以開茅塞未識左右諒其愚忱否葆田自辭尚志堂講席又已荒落四年今夏岑觀察力請主講河朔書院叔謙已代受關聘葆田以吾師有命在前不敢他往辭謝而濰人知有此事又堅約來年設教鄉里今既改書院爲學堂則葆田亦

萬不敢忝擁皋比故明歲殊有閒暇也因亟欲自陳不覺言之縷縷俯祈鑒察爲幸

再前閱邸鈔有　詔科場取士改用策論旋又準湘湖大府之請仍用四書義經義甚爲欣幸及細繹原疏意似側重末場而中間插入五洲各國一層是直驅天下之人盡習西學又使人入於其中而不覺較諸安石新法爲害尤深且宋人所謂經義論孟亦未嘗不在其中今必改文爲義以圖朦准此必義寧主稿而南皮所潤色故文字頗足以動人竊意左右必又有諍論昨見電鈔知有請選經義爲程式之奏似誤添一講字而擬

旨者乃遂以此含混宣示矣宰相須用讀書人凡新
政如斯可歎也葆田近爲初學選經義讀本惜篋中古
本無多僅得文二十餘首異日當謹呈教正
客冬令弟專差回汴齎去一函知已達覽四月歲試
安慶柯敬孺大令來謁遞到惠書就譎近祉閒雲野
鶴飄然不羣幾軼塵俗而脫世網鞅掌中人視之何
異登仙僕皖南四府一州暨安慶省垣試事於端節
前一日告竣現在署歇夏秋閒再依次按試皖北各
州郡由廬而下而潁約九月中下旬可抵潁濱吾弟
如能紆軫南來作潁上之會大所願也時局紛更一

至於此挪為新法以排舊人恐法未行而亂即隨之矣可歎可恨僕安愚守拙自問尚可以對皖士邪僻之謗毀不顧也滌菴近日來書一病三月尚未復元講筵一疏業於五月十八拜發未識能邀　恩准否祗恐留中不報耳兩兒趨向頗正惟識舊學淺不敢遽令出而問世是以拜求名師啟牖而裁化之俾獲益於萬分之一今足下既不屑為馮婦乃兩兒福分之薄即鄙人又豈容相強惟當今之所謂博學號為經濟通達時務者則不敢請耳六階令弟槃槃大才定必有過人政績不同俗吏之為者皖豫比鄰傾耳

聽之至歷任大吏無不器重已略見一斑矣珂鄉逼
近夷氛恐衆怒難犯激成義憤　朝廷亦不能制夷
不足惜國事亦大有不利焉足下營辦松楸均已就
緒此目下最要之事總之擊夷之舉出自　朝廷則
事有可爲出自草野則患不忍言矣此間酷熱異常
人不能堪幸昨今小雨稍覺微涼圩田居多尚不嫌
枯旱豫中歲事何若䊷輔麥秋已歉刻尚未得透雨
秋成未卜若何此當今第一事最宜關心者也草復
順頌暑綏

復徐季和先生書

二月二十二日光州差至賚到新正人日賜書葆田時方避囂杜門謝客寓沸南城外白雪樓三復教言感極涕零既自傷拓落無狀又恨不獲躬侍左右讀新上兩疏也葆田去冬所遭有不堪追溯者師長之前亦不敢妄有所陳說但自丁酉至今迭遭期功之喪神思不能不爲秏減以此自知其沒齒無聞已矣方去歲之冬聞

朝命詢其是否在籍不解所因乃發憤自撰一文以附於壺關三老之義追臘月初見當路檄文即由寄居地方繕呈以進仍引從前告疾原呈以恭辭 恩命敬獻芻言懇祈代奏爲詞其摺稿聞已由叔謙鈔呈鈞鑒

不知於大疏命意略同否蓋葆田之意本欲使　兩宮
調和必先破爲　穆宗立後之說則　今上所承者
穆宗之統庶異時所立者仍卽　今上之嗣夏滌菴曾
有此說葆田更明引劉貢父爲兄後議以實之且意謂
苟得其人則通禮中自有授受大典一門雖如前代內
禪可也特此意猶引而未發乃見者遽目爲爭立儲貳
竟壅蔽不以　上聞且將原摺發還飭令自行赴京呈
遞葆田正擬入都一行忽又於正月二十日接當路文
奉　旨飭令沛南府遺缺知府潘民表在籍紳士孫葆
田鄭杲專辦春撫事宜周歷災區覈實經理等因欽此

其時適接柯鳳孫書知管士修帶振款十萬赴兗曹泰一帶散放義振葆田卽先報由濰起程日期並懇奏請欽派管廷獻等分途經理乃當路置若罔聞及葆田到省城後又於欽差大臣前具呈敘明辦事竭蹷情形忽於二月初九日接開缺巡撫照會乃憑振撫局詳請檄委葆田與鄭比部及外來投効已革道員何昭然等分往各州縣查放春振葆田當卽具呈自劾繳還原文而鄭比部亦引疾不行此葆田避囂之所由來也見時專候新撫帥至或者另有商量然葆田以足疾告已非一次所深媿者不能如朱子之救荒耳東省吏治

自李中丞去任後壞弊不可言狀去歲河决百姓死亡者無算急振壞而民困冬振遲而民又困雖以　欽差大臣之公正竟莫能發其弊端其保舉潘太守與葆田等乃誤聽伯希諸君言欲爲脫卸之法而不知非宦場之所樂從也蓋紳士之見輕於官也久矣況又其氣類不相同耶葆田居此眞進退無計私意如能將此差辭卻迨五六月間仍當省侍左右於太平使署不知此願得遂否耶觀天下大勢不久必有變亂朝臣無有大儒骨鯁者耆艾魁壘之士所信倚者乃貪鄙庸夫天下事必敗壞於此人之手以其專結交武臣悍帥一旦外患至

必將以西幸之說進此尤可爲隱慮者也使葆田言而不中則眞天下之幸矣然此意亦惟左右得聞之不敢爲外人道也今日 國家大事尙有急於請 皇上還宮者乎葆田雖未讀大疏固可得其用意閒亦思爲一文以思得當以進然葆田自度終不堪爲世用矣昔人於暮年皆自作歸田計而葆田今乃無田可歸也近日沂州各屬教案迭出亂民皆思揭竿而起乃當路曾不爲之慮但務抑民以扶夷而已德夷開鐵路自膠州始濰縣爲必由之路先墳在城南者甚爲可慮去臘又添葬兩柩他日即欲遷移恐又非倉猝所能辦矣凡葆田

今日情懷如此承詢及故詳言之亦以當面陳耳世兄輩學功想益進甚思一領異聞也

寄張劭予侍郎書 甲辰春

葆田曩讀惜抱軒集愛其復張君書以爲仕進者不同量古之君子必度其志可行於時道可濟於眾則雖遑遑以求得之而不爲慕利雖因人驟進而不爲貪榮也其次則從容進退冀免於恥辱而已又自稱其幸蒙當軸之褎采亦思踴躍以求進而顧遭家不幸仲弟既隕近又喪婦諸稚在抱欲去而無所與託葆田今者乃適類是自辛丑冬〻叔弟云亡有遺累近兩萬金家無餘資

室多小口孟子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葆田亦幾於不能爲士矣當是時錫清弼侍郎乃以河南學堂總教習見招葆田再辭未獲因於次年夏重返河南葢無事而食者亦既年餘其心固未嘗不私自慚悔也方去歲春初前撫帥張安圃侍郎一日見過曰劭子侍郎以子名首應經濟特科之薦子今復爲徵君矣葆田驚愕莫釋既而王工部渭春自京師寄咨文至並傳左右命促之入都且審知其薦語云學術閎深志存匡濟葆田爲之慚媿汗下心不自安者數日昔康熙乾隆朝嘗兩舉鴻博矣其人皆俟有　朝命或再三敦迫而後行而今

則號爲特科實聽其人之自至是自求進也使葆田獲此於年少應科舉之時尙須顧名以思副其實況又年逾六旬安能槖筆墨負笹篋奔走千里與諸求仕者爭進哉而又遭家多難於去夏五月聞季弟之嗣子復以軟脚疾夭於汴中此其所以辭學堂遽歸鄉里雖有當路之挽留而不暇熟計也有答陳侍郎與林學使書略引孔孟不怨天不尤人以自解然孔子謂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孟子則謂天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是則聖賢之境地不同如此夫葆田抑豈敢忘世者哉幸生齊魯之鄉讀孔孟書亦頗有志於大道嘗竊以

爲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誅孔孟之棲棲皇皇其心無非一仁民之心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則仁道終不絕於天下而人之生亦宜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孔子云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孟子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意葢謂此近世邪說横行仁義充塞視君父如路人其禍豈止於楊墨哉姚氏謂抗孔子之道於今非士所敢居葆田竊又以爲不然然而有所溺而弗能返則亦大可懼矣葢葆田初心亦欲退修鄉里抱聖賢遺編將垂空文以自見於後世而以故鄉爲外夷偪處常恐室家不獲久安去年冬忽又接陳侍郎

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倉猝之際遂爾應聘以今學堂
林立教術多歧爲士子者幾莫知所趨此席亦僅同虛
設故葆田既到此則又悔之生平所自期者進退取與
之義頗知不苟今於二者皆無當矣則所謂志存匡濟
者未知於孔孟之道何如能不思前言而自媿哉嗟嗟
葆田已矣亦自甘暴棄以沒世矣北望樞斗欲進見而
末由因書略陳所志不敢與惜抱先生比而其心未能
忘世亦深冀左右之諒察焉葆田近兩三年不復能搆
思爲文近乃爲夏滌菴太夫人作一墓表大抵皆本諸
元狀有實行可述茲特錄稿附呈祈與賢子共覽以商

訂其是非則幸甚

復陳小石中丞書

日前面奉教言甚慰傾慕頃承惠札以高等學堂亟須及時整頓願葆田仍留此席以副 朝廷教育人才之意且感且媿葆田學疏才短年老而智益昏前年冬在光州接前方伯及胡觀察書以錫清帥屬延主新設學堂總教習當卽力辭其略云學堂乃奉 旨刱建所關甚重中州本理學之區人物亦應不乏且葆田不諳時務又已受南陽關聘辭小就大蓋古人所戒去就之義敢不自審其後復接今學使手札勸其宜爲衞道計葆

田雖不敢遽承及去春由光州至汴知省城各書院講藝均尚如舊與東省改書院爲學堂延洋人爲總教習者其事迥殊而錫清帥於相見時又慇慇以主持正學爲言亦遂不能固辭當時受聘後曾擬有章程二十條當路頗皆以爲善比五月閒葆田由山東再至汴則已有議其章程爲不當者而此時賤名業經入奏其勢又不能自由因於六月初到館其課程俱分教習與監督所定計西學一日中學算學共一日其功課淺深雖總辦亦未嘗過問葆田徒有總教習之名而已迨七月初因擬有功課宜分先後學術宜分門類各條與總辦

商量更定其時適閱邸鈔京師已有　奏定章程遂復
因循未改而本省入堂肄業諸生以不能學習西文先
後告退者不啻三四十人大抵皆稍有志趨與中學尚
明通者也今正又再擬遵照京都大學堂定章變通辦
理原稿在張吳兩觀察處欲於中學略加工夫以主持
道術亦迄未能行而葆田無事而食者已一年矣故於
五月節後即晃安圃大中丞面辭此席生平所自期者
進退取與之義頗知不苟今已不免有負初志使更濡
滯於此其不爲通人所笑者幾希屬又遭家不幸於五
月杪有昌黎傷姪之感此其所以遽賦歸去非直有尊

鱸之思也至總教習一席不易勝任則事權不一學術
多歧兩言足以該之而諸生禀留又出自一二人私意
意更別有所在非大公無私愛人以德之義也葆田讀
書學文五十年於道實無所得然嘗竊怪孔孟皆不怨
天不尤人何以孔子晚年怨曰莫我知也夫孟子之荅
充虞亦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以下學上達爲言
一以舍我其誰自待則聖賢亦有時自鳴其不平哉古
君子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
今學堂諸生果皆可進爲吾徒乎分教習諸君亦有可
以就正者乎如有其人葆田方將執贄以請否則制席

分坐諒亦執事之所心許也用敢覼縷具陳惟執事察之幸甚再頃蒙怡書學使高軒枉過已面談一切祈郎以此書送閱不更肅函外學生原呈一件附繳乞查收爲荷

寄錫清弼制府書 甲辰冬

葆田久疏啟候惰嬾之咎固無可辭然猶冀執事深諒之也前聞台躬偶爾違和尋知天相吉人已喜占勿藥又時於邸報中得見大疏知方殫精竭思於救荒籌饟練兵諸大政竊以天之待賢豪每置其身於艱難危苦昔北宋富文忠范文正二公皆以善振饑聞而史顧不

稱其救旱善政者范公之經略西方富公之出使北虜其所全者大也伏惟執事察吏安民救災恤難其措施已略見於齊魯晉豫矣　朝廷以西蜀爲天下險要特畀以總督重任禄田前寄賀詞謬引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欲以齊魯待蜀人所謂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者未知今之視昔何如也近代善治蜀者駱文忠不可及矣其能講求實效轉移積習堅忍不變則又首推丁文誠二公勳業葢皆得幕僚之力居多而丁文誠臨終一疏所云英俄兩夷均有入藏之議將來必肇兵端今其言果驗矣不識執事果有以禦之如駱文忠

之平石逆否以葆田所知去歲所調各員自趙季和勇於任事陸天池長於理財外其眞能相助爲理者益少則甚矣知人與得人之不易也夫能得人之爲仁能知人之爲知仁且知雖以治天下不難矣昔處子賤之治單父也有父事者有兄事者有所友與所師者孔子稱其足以教孝教弟袪壅蔽及慮無失策葆田嘗欲取以爲當官者法又竊歎今世通弊下乃至乎州縣大抵皆麻木不仁其出治也第知言莫予違而已夫如是安得一有善政及民哉以執事久不聞狂議故敢縱言及之又側聞蜀漢鐵路集股籌款甚煩蓋慮葆田竊謂凡舉

大事必先取信於民而後可期其必行曩者胡文忠公
綳辦抽釐於湖北也亦嘗有抗違教令拆毀釐局者其
後參用公正紳士與廉潔之吏事乃有成葢士爲民表
卽自守如澹臺滅明有公事亦未嘗不可致特知人得
人如子游者少耳執事以爲然否葆田自去夏恭送台
旌南行後旋卽辭避學堂一席秋杪因護送亡姪靈輀
返里冬閒又接汴帥書延主大梁書院講席以故鄉之
不能安處也亦遂倉猝應聘至臘月朔忽由濰縣某大
令見示周中丞電信云得執事電擬招葆田入蜀並屬
其代借四百金爲旅費葆田以汴約在先須到汴婉商

因屬某大令電復當時亦未奉有鈞諭不知約辦何事今春有自蜀中來者傳聞仍爲商辦學務是則葆田固深知其萬難勝任也而又遭家不幸夏初又失一姪婦於汴寓方擬今冬攜孫兒輩再回故里近者又有姪壻之喪卽前年秋到省候補知州之孔牧年甫三十有二其身後一切皆葆田代爲經理年衰運蹇何堪屢遭此憂苦耶于次翁以八月十三日卒於南陽寓邸正人日少甚爲可歎其遺疏乃葆田所擬頗爲代遞者改動疏上僅

報聞而已茲因卽用王大令赴蜀之便附陳一一侍教未知何日臨楮不勝馳依

答曹仲銘中丞書

四月杪鄭大令齎到手書仰承廑注反復觀誦未知所對以致裁答久稽想諒之也頌野世兄回汴復傳盛誼並云已埽室以待一月矣葆田聞聽之餘惶媿彌深念昔送別於濰縣城東光陰忽忽已及十稔私祝果符敢忘夙諾惟是葆田比年遭家不幸東西奔走今覊迹於此業經兩夏又自去歲小孫失恃躬爲撫育頃刻不能少離近者嗣子雖已續娶而祖孫相依日久舍此遠遊旣情難爲懷攜以出門亦勢有所不可私擬秋冬閒送全眷歸里如果賤軀尙存敬當勉赴雅招用踐昔約第

以年衰運蹇抑猶未敢自必惟執事諒之而已葆田今
春在潍欣聞自　天有命簡任陝撫竊以秦中自古爲
帝王州往者陳文恭公畢秋帆尙書皆嘗巡撫是邦而
今昔情形既異當時政務亦已略殊矣以執事忠清夙
抱閱歷已深凡所措施當無俟旁人參議葆田竊見陳
文恭集內有檄取州縣輿圖札最爲有裨實政今世所
傳保甲書輯要具載其文曩歲張勤果擬仿行於山東
而未能實見諸施行意者執事亦有意踵行乎葆田去
歲有寄張劭予侍郎與川督錫清帥書所敘近狀略悉
又前年秋答陳小石中丞一書今輒錄稿上呈清覽再

去冬胡中丞曾以東省師範學堂總教習見招亦不果就非敢有所擇也年老學荒自知不堪應世生平所斤斤自守者出處進退之義今亦幾幾乎不克自保矣世變方大時事愈亟執事身膺疆寄尙當爲　國求賢以期共濟艱難如葆田者恐不堪爲入幕之賓耳昔歐陽文忠辭范文正辟命而因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於門下葆田不敏敢亦以此言進頌野世兄學識俱進非復昔日阿蒙子秀與葆田等不時接晤歎其年少老成祈勿廑懷爲幸

答世仁甫侍講書

葆田今春在濰寓奉讀去歲賜書情深而語摯紆餘委備往復曲折有俯仰揖讓之態甚矣執事之文有似於歐陽子也顧猶以葆田爲麤解文字而使述太夫人高節懿型此文章不朽之盛事豈末學所能遽任哉以執事相知見愛之深抑又不敢遽辭而自春至今越月踰時每欲含毫濡筆輒復以思澀詞艱而止往歲儆同年夏滌菴工部屬表其先太宜人亦遲之三年之久始於去年春勉强塞責盍以執事與夏工部之學行皆得自慈教爲多而太夫人之苦節艱貞視夏太宜人以義方教子則可謂異地而同揆然夏太宜人處境較順又親

見其子爲名儒爲諍臣今執事職居清切亦既迭膺
恩命矣顧獨以爲祿不逮養不能如歐陽公之奉養魏
國太夫人以爲有遺憾存焉而其述太夫人嘉言懿行
則直使人讀之至於感泣與讀瀧岡阡表無異此葆田
前日所以不揣冒昧輒爲書後一篇以發揚仁孝之餘
思茲更披讀來書乃知當日見示大文實欲其撰述功
德以垂諸不朽夫金石之文欲其傳諸久遠難矣非有
道德而能文章者葢無以爲也葆田何人敢自謂其不
掩善不虛美如執事來教云云哉會餉生學士亦命爲
其先編修公表墓之文謹推尊意勉成太夫人墓道碑

文一首與前文互有詳略殊不能工伏乞鑒而察之幸甚葆田自前年別後本擬伏處鄉里不復出門嗣因汴帥有大梁書院講席之約亦以故里爲德戎侶處不遑安居乃更應聘而出今歲書院又改名校士館功課比前加增計每月校課外幾無暇晷又薄命不幸疊遭變故自去歲夏兼祧男喪其婦一孫年甫六歲今方攜至館中身自教育冬初又喪一姪壻前河南候補知州孔牧慶鑑近更有孔氏姪女之喪耗財傷神更不待言讀執事所作家祭文與敘東省情形不禁有感於甲午乙未閒事今便擬冬閒攜眷歸里然還顧身世亦幾於甓

蹉靡騁因書略敘鄙狀不盡所懷

寄胡鼎臣中丞書

新春惟起居曼祜爲頌倸田去臘見邸鈔欣悉恭承
恩命移節江西即欲爲一書以賀而因循至今抱歉無
似竊惟　聖主之知公深矣曩時沈文肅劉忠誠二公
皆由贛撫進制兩江近日李勉帥復繼其後執事固李
公所推薦則異日能承李公之志事者洵非異人任矣
獨使我齊魯之民更思芘蔭未免喁喁生望耳此倸田
所以於執事之行又不禁深爲悵悒也側聞入　覲有
日私擬臨期至省恭送行旌面傾一切以家事纏繞恐

或不果故敢先布其區區葆田嘗竊論治術無今古無
小大一仁而已矣孟子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
忍人之政是也自王介甫以新法亂宋卒至於亡國敗
家此前代言利之明效大驗不意近世復袒其說公犯
不韙以桑孔爲能臣其言利事亦可謂析秋毫矣而究
之於　國家何益徒供委員之浪費與胥吏之中飽而
已而其害已及於百姓可謂有不忍人之心乎方今中
外大僚惟執事能以愛百姓爲心有深思長慮爲地方
樹久遠之基然竊聞前日去濟南時藩庫乃有存款二
百餘萬葢自閻文介後雖他省亦未之見也故葆田去

冬侍坐謂　天子宜以大司農侍公如趙次珊同年之入爲尚書今其機矣抑葆田前日謁見時猶有欲言未盡者一則東省校士館之改爲傳習所也州縣俱誤會前中丞之意廢中學而不習致館師人人辭避士子亦罔知所從恐久之則聖賢之道亦於是乎息矣擬請札飭各屬凡傳習所仍宜延聘正教習專課經義史論庶科舉一途猶可得一二讀書人爲　國家扶正氣一則曹州風氣剛勁人心質直正用之皆可爲干城腹心擬請　奏立新軍分募數千人屯置彼地其營哨各官俱用本地公正廉明人士如湘軍營制優其錢糧以時訓

練使之相知相愛生死與共其軍械火器則各因其所長而毋用外國新造鎗礮與習其步伐止齊一旦有事北可以保衛京畿南可以接應中州卽名曰曹軍爲東省一方保障斯二者爲文事武備之大端儻新任楊公有問焉則願執事竭誠以告之此亦子文忠於爲國之誼也至菸葉抽釐一案前聞尊意欲就田畝加課百姓人人稱便乃近仍設局如故此必籌款所諸君不欲權歸地方有司又因有關局者以爲民可勝不可下耳漢龔遂對宣帝言以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之中今欲勝之耶將安之耶昔吾鄉劉文正公嘗言州縣官宜使身爲

百姓知民閒疾苦者爲之大抵今世言利之人非紈袴
卽商賈孰是從愛民起見哉亦可謂不仁之甚矣葆田
分屬部民本不敢妄參吏議然有聞焉亦不敢不以告
往者李忠節公撫東葆田自祥符上書勸令　奏設水
師提督招募登萊兩府各漁戶訓練成軍以備不虞其
後果有德人占膠島之事又擬請改併登萊沂爲一道
特設觀察使仍駐萊州如臺灣前設道員之制使其兼
理兵刑而以駐煙臺者別爲關道又以青州撥歸濟泰
武道以東昌撥歸兗曹道皆兼治河工如豫省南北兩
河道之制使其責有攸屬執事如以爲然儻可　上聞

行之否蓀田又嘗聞左右述某公言以執事為舊此其所以事事必欲求新而實則僅襲西洋之皮毛其誤國病民將有甚於荊舒者書有之曰人惟求舊先師李文正公昔語蓀田云在軍機別無所能惟保薦人才是其所優為蓀田竊謂封疆大吏亦然計執事藥籠中當不乏良材儻亦詢及芻蕘乎同年夏滌菴工部原名震川今改名震武學宗孔孟實為當代大儒其品學勝黃曙軒百倍庚子歲嘗赴　行在上書以不合而歸去秋與蓀田書謂今歲有游梁之意蓀田赴汴當在二三月間不審旌節赴南尚經珂里否臨楮不勝欽仰之至

再寄胡鼎臣中丞書

前接還札並鈔示答同年三君書及與新撫副啟仰見仁心為質實事求是議論剴切似陸宣公所言皆切實可行而條達疏暢其味黯然而長當與李習之歐陽永叔文相上下信乎其為有德者之言非幕府人所能代筆同人見者皆欲借稿傳鈔而因益惜執事之去我齊魯使斯民不獲久被教澤也葆田迂愚不達時務獨好稱引古義以繩人以是愈為當世所簡棄往年承乏河南學堂以孝經小學為諸生倡至傳為笑談而學堂諸生亦於十八章書竟經年未能成誦尚望其別有進益

與讀與管祭酒書與學堂工夫每年習正業不過三十日可爲浩歎然中州今日此病尙淺惟錫清帥奏明省城書院依舊暫存今則游梁信陵兩書院改併爲客籍普通學堂而大梁亦改名校士館又更稱院長曰館長而其實不過改字課爲札記又省官館九次獎銀而已今世講新學者大率類此人心溺於利欲久矣乃復導以無父無君之說眞不知流弊伊于何底葆田斷謂西人不知禮義不識倫常彼又安得有學其所長者藝術耳今中國不善效其製造測量有用之技而以語言文字爲學且外國書收入 四庫者如職方外紀奇器圖

說之類鄉曲容或不知乃至負經營八表之略者並不
舉以告人而令蒙養小學習今人所編陋劣俚言謬種
流傳尙得有讀書人哉江西與兩湖接壤不識近日風
俗人心何如葆田竊謂今日爲督撫者整軍經武乃其
急務　會典論巡撫之職曰綜理教養刑政果使整躬
率屬以用人理財責之藩司以察吏安民責之臬司有
不善則糾參之而勿侵其職則一方之事當無不理而
州縣官不宜數易尤爲當今之要聞江西委署差缺皆
有定章較他省爲獨善此行當得其實葆田於治術未
能通達徒以少好治古文所守皆古人成議未知於經

國大猷果有當萬一否去歲有寄張劭予錫清彌兩同年書今輒錄稿上呈執事於燕閒時略一賜覽亦足以諒其志之所存敝門人陳工部世昌游豫有年去歲成進士未得入詞林深爲可惜茲因回京供職屬其便道上謁並面述鄙狀伏冀進而教之幸甚

寄王爵生閣學書

別已經旬計今面　聖已畢果能一抒胸臆所欲言否竊聞于觀察於臨歧贈別以到京後多讀書少飲酒多作文少說話爲戒洵可爲直諒之言矣抑葆田有進於此者韓昌黎論爲文宗旨謂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又

謂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烏虖論學於今日能自樹立者鮮矣六經聖人之道置而不講乃別求外夷所謂科學者而迫令後生小子習之吾不知中國數十年後尙有識禮義廉恥者否耶然則處今日而必曰讀書學古亦可謂與時異趨矣況敢顯言尊經哉要之使韓歐程朱生今之世必不與世浮沈耳祿田賤狀如常於送別之次日由于觀察交到留賜兼金受旣無名辭又不可私念自癸卯秋承大駕送行東門外不意又相聚三年其閒受惠多矣今乃重以百朋之錫豈以春仲戲言將爲

十人首倡耶抑心知其不能久留以此爲從者餽贐耶葆田近晤瑞方伯擬借大梁書院爲六月之息秋後決計送全眷東歸其他尚無定局昔陳亦韓在乾隆時主講書院一二年輒辭去以爲此席似宋時祠祿既不求仕而久與其列殊爲汗顏鄙意更謂處講席亦宜有進退辭受之義不識閣下以爲何如莊郭二生日昨告辭進京悤悤未及肅函前奉贈孫夏峰卷子乃石太守所贈近得宋石經搨字敬寄一紙求鑒定餘容續布

致恩新甫中丞書 附來書

闊別以來忽踰十稔側聞勳猷益茂 聖主倚畀方隆

曷勝忭慶葆田自壬寅春一通箋啟光陰忽忽倏已四
年餘矣昔人有云雖書疏往還猶未足解其勞結況更
疏闊思何可支每念昔年明湖雅集與竹銘諸君朝夕
過從今公等俱膺封疆重任而葆田伏處鄉里奔走衣
食近且授經無所有如世俗所謂雲泥分隔夙懷此心
公豈諒之哉葆田比年託足中州去秋竹銘同年赴陜
由漢口至鄭州有書見招不果往今歲仲春復由濰至
汴道出濟南一見法小山徵君卽喜語曰新甫大公祖
奉　命撫皖矣葆田曰此某舊遊地而少農尚書昔年
撫治之區也皖人何幸而再得賢中丞哉到汴後卽思

爲一書以賀並略敘數年離懷而屬値事多違拂行蹤
又莫能遽定茲適有裴令祖桂乃癸酉年家子以知縣
分發來皖其交遊屬爲先容於左右用敢附陳一二葆
田遭家多難癸卯夏亡弟六皆長男爲季弟後者又殞
於汴寓先是葆田已辭學堂總教習因以秋冬閒送其
旅櫬歸里時濰人有官兩淮者傳述執事嘗問及賤狀
聞聽之餘輒爲感泣甲辰夏葆田所立兼祧子婦郭氏
又夭去歲嗣子昌燕始續娶而有一失恃小孫乃葆田
躬爲撫育頃刻不離今已兩年餘矣此兩年內又喪一
姪壻與姪女乃曲阜孔孝廉河南候補知州其身後事

則皆葆田代爲料理拮据自不待言而亡弟遺累近兩萬金今僅償得十分之一二耳葆田兄弟四人見惟葆田一身尚存年已六十有七子姪輩三人今亦僅存一兼祧子係昭信股票案移奬雙月知縣學旣未優仕又無力只可徐作後圖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回憶濟南往事亦有六七年矣此情此景亦惟左右可與言耳和尙姪想已成人有官階否伯宜近已出仕否有孫男女幾人如蒙賜書幸一示知爲幸葆田年衰運蹇自度亦不能久存人世惟是世變方大時事愈亟執事勉之而已葆田昔嘗上書陳雋丞年丈謂督撫職事所重在

整軍經武以用人理財責之藩司以察吏安民責之臬司一切政事總其大綱而已不識所言當否今歲本應汴帥之聘來主尊經講席近因學部有文飭令改就師範課程已辭館閒住擬秋涼攜眷屬東歸特此附布

明湖一別垂十數年矣每遇東人士卽詢起居皆曰不知在濰在汴曾亦函問田鼎臣軍門亦不知館處上月杪得郵寄大梁校士館一函開緘乃我兄書也喜急讀之讀畢又黯然神傷久之何我兄弟之所遭相似乃爾卅年臘月冢媳病亡何蔭庭之女卅一年冬小女又夭於太原隨小壻在山西今春二胞弟亦作古家門多

故屢遭拂意無如何也惟有與我兄共勉達觀耳欣
諗杖履康強精神矍鑠至以爲慰承示世兄已獎縣
令似可令其出仕所需之資可邀諸舊好集腋成之
屆時弟當約竹銘同年共爲之倡祈早定奪不可緩
也弟齊晉直浙淮蘇寧皖南北東西備極艱苦惟
天恩高厚媿無圖報耳此地爲我兄舊遊民俗樸質
尚易爲治第吏治武備萬非昔比又兼新政操切皖
小而貧勢已不支所囑上陳雋帥書云云旨哉是言
弟與兩司推誠布公即是照此辦法裴大令已見過
人甚好現赴蕪湖該處馮觀察裴同鄉或有藉重當

留意以副尊指咸兒本以道員指分山西以隨侍未令到省今夏已爲續娶惟盼抱孫和尚以分先知縣去冬攜眷到陝竹銘同年喜而教之已委文案差使前在尚志堂我兄請竹銘夫人和尚曾侍坐到陝時竹銘言及喜成佳話和尚寫字尚好竹銘愛之遂有文案之委殊可感也此子有成弟又完一心願二舍姪豐麟亦以分先知縣指分山東今正到省蒙蓮帥卽委長差以二胞弟去世豐姪現已奔喪回旗約秋後可來皖內人久病日事藥籠勉强支持弟鬚髮皆白風骨猶昔眠食皆好惟事必躬親殊覺憊力時局艱棘我學非宜苦無安靜土以引去耳來示秋涼旋里抵灘後望卽示悉茲

寄上漕紋貳百兩希郎賜收聊壯行色匆卻為幸手
此復請福安惟照不宣欲言不盡

答恩新甫中丞書

月之初九日日既暮由合盛元送到手書一封亟呼僮
上鐙開緘讀之讀未終幅感極而繼以涕零古人以死
喪之威因孔懷而念良朋何圖今日我輩以異姓兄弟
前後所遭乃復略同然執事為　國宣勞膺封疆重任
固宜力圖報稱於家庭拂意之事不妨暫作達觀況又
羣從多賢嗣起有人而葆田自叔弟去世家事獨一身
擔荷五年以來四遭期功之喪拮据固不待言又兼有

官私債累急須清釐終年館穀僅足補救目前所以姪兒昌燕雖奬一知縣但係雙月候選本擬爲加捐三班指分到省奈捐資萬難湊辦且察其性質於縣令亦似不甚相宜此敝兄弟不善教誨之過也承示賢從幼名和尚者服官秦省爲竹銘同年所賞拔曷勝欣羨其名字祈於日後通書時幸示知爲荷仲弟以何疾損其天年計今葬事已畢祿田既不獲寄輓徒爲悵歉竹帥同年今歲春間曾以貴造與伊八字同寄汴梁請一善子平者批算據云今春小有駁雜然其事已過矣伯宜續娶誰氏前室有幾子女來札云惟盼抱孫祿田亦惟視

玉樹芝蘭悉生階庭也至見贈巨款不惟不敢辭且適
符乎君子周急之義葢孟子亦曰周之亦可受也特不
意得之於安帥耳謹已拜領並付合盛元收條專此肅
謝見因私累未清行期約在八月內去秋竹帥同年曾
有書見招今夏又欲往未果如回濰後此身尚健明春
當率姪兒叩謁鈴轅再作秦蜀之游亦未可定目下所
以不能遠行者徒以家口之累又小孫尚須攜持耳讀
大札知鬚髮已白風骨猶昔方今時事孔艱新政紛亂
得一二賢者力爲撐拄即蒼生之幸馮方伯與葆田爲
癸卯世兄弟相知有素于次翁曾同列保薦公能推誠

布公自必收集思廣益之效葆田眠食尚好特目力漸昏前書乃姪兒代繕今敬手肅聊以當千里晤面草草不莊

右書牘四首皆信筆所書聊存以備攷察 自記

答楊蓮甫中丞書

葆田一介部民與被鈞陶之日久矣往歲客遊中州道出濟南值棨戟初臨敝同年友胡鼎臣中丞曾屬其進謁適為陰雨所阻遂致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昔人所謂置刺懷袖中者今已忽忽三歲獨其心之嚮慕蓋未嘗一日而忘近日屢接友人書謂執事不日有東巡之

行葆田方將齋戒修容隨諸大夫後拜迎道左以申下忱乃者忽奉手教以平陵見擬壹似葆田爲僭學孟子不肯輕身往見者若果如此非惟鄙心所未敢而亦何以對故友胡中丞語云動而得謗葆田之不諳時務已非一朝一夕意者左右亦則有所聞乎書詞反復恉意殷勤葆田媿無以對已諏於下旬內躬謁鈐轅面傾積誠謹先布其區區來教謂時局艱難舊學衰落是也而以葆田爲迹近肥遯則非所敢承昔昌黎三上宰相書頗爲後儒所譏顧其言曰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

所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葆田嘗誦斯言以自壯徒以年近七旬衰慵日甚又嘗身爲俗吏深知直道之難容故雖遊汴五年亦來去無常去歲乃勉就尊經一席甫開館而爲學部飭駮遂卽辭謝因與同人立私約者三以此後必不再就學堂前日致馮觀察書亦聊復及之而不意爲左右所見乃曰當一一如約仰見大中丞救世衞道之深心抑所謂堪爲師表者葆田惜非其人耳竊惟執事自開府山東敝鄉人衆希恩望澤者何啻數十輩使葆田復濫竽其閒則更何以副執事求賢之素志乎今學術幸有法宋二君子力爲主持又

閩通志亦漸近告成葆田得守拙自安則幸甚附呈舊
文五首如賜觀覽亦可以稍知其志趨餘容面陳臨楮
無任惶恐

答楊蓮甫中丞辭通志總纂書

拜別以來倏逾三月啟候疏闊幸諒之也專弁至賫惠
札奉讀之餘且感且媿葆田一介迂儒年老而智益困
自去歲辭河南尊經講席而歸妄思閉戶著書以終歲
月不意執事謬采虛聲今春親勞車騎光顧里門是用
忘其愚賤冒昧進謁復蒙賜招寵燕禮意殷殷並擬商
訂志書承命倉猝未敢固辭退而思之茲事體大非可

私承且往者福中丞撫東時葆田嘗有辭總纂一書矣不知者以爲與當事意見有所不合其實乃心知其難不敢自蹈於自用自專故有通志宜歸官修之說其後遂不復與聞此事夫昔日辭之而今日就之將平昔所講於辭受取與之義謂何且使葆田將以爲名乎則出處一不愼乃適足敗名耳如以利而已矣則今之假修纂爲利者葆田方羞問其人尤而效之不更甚與此又葆田所反復思之而終不敢承任者也茲者忽蒙賜以關書聘敬孟子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以葆田分屬部民雖修志亦役也理宜應召顧其名曰總纂則萬不敢

當竊考山東通志之修刱始於前明嘉靖時陸副使釴
今法徵君有收藏舊帙 國朝康熙初嘗重修之則編
輯者爲提學道與分巡道三四公而纂輯者乃僅有張
蒿菴嶭儀甫李織齋三人其時皆屬儒學生員張嶭後
皆入 國史儒林傳而遺集中獨無修志文字豈當時
特藉其名爲重與今 四庫所收山東通志則總纂爲
杜紫綸其體例之善否非後學所敢議而自乾嘉以來
廣西則有謝志廣東則有阮志固皆近世所共推者也
今不審執事此舉將與謝阮二公比美乎抑亦如各通
志之敷衍了事耶樑田竊謂著書必期其有用而舉事

當慮其無成近歲李文忠公之修畿輔通志也專任黃子壽先生以總纂凡數年而後成子壽先生於時主講蓮池書院故亦卒能成書文忠公固執事所嘗師事者也今擬敬援此例請即以法徵君爲總纂則遠可希迹於張李二先生近亦如蓮池院長之兼有所纂又有吳侍郎宋太史諸君相與討論商搉必能妥善俟他日書成付刻葆田當仍如前書所云得從校訂之役則幸甚矣附陳修志末議四條聊備采擇一宜詳定體例葆田前所呈修志凡例即法徵君所擬但近年新政宜續入者甚多如執事所論青島一案尤爲交涉大關鍵非熟

於春秋義法恐難著筆故體例不可不嚴也一宜實行采訪自通志開局至今各府州縣志成書者尙復寥寥不知纂修諸君果何所據今擬先訪求博聞有品之士一二十人分赴十郡三直隸州親行諮采並訪求各處文獻如有藏書之家亦先開目錄以備調取一宜廣儲書籍從前志局本存有張勤果所購書籍及各府縣志並有石印圖書集成一部聞刻下已不免散失今擬先購求各省所刻書籍或備文咨取事竣卽分存學堂亦足以壯觀瞻儻能如葆田前議用陸桴亭說入　奏鈔四庫全書一分庋存曲阜則尤爲大觀矣一宜節省

經費時至今日財力竭矣凡有舉動皆以籌款爲難通志開局十餘年所費殆不止數千金今擬酌定章程如總纂旣兼學務則脩俸原可從儉即分纂每月薪金皆不過三四十數采訪則加川資十金以一年爲限統限三年內成書庶不至如從前之浪費以上特據葆田一時所見信筆抒陳仍望執事與法徵君及吳辟疆兄商定是荷葆田五六月閒患腹瀉近仍不時發作一俟賤恙全愈摒擋家務就緒當謹再叩謁鈴轅面聆教益臨楮不勝惶恐

復溥玉岑尚書書

葆田齊魯迂儒往歲授經意園竊窺光儀私心嚮慕久矣其後改官於外位卑名微不獲從中朝賢士大夫遊及解組歸里教授生徒猥蒙聖恩賞給卿銜常思奮不顧身以圖報答戊戌己亥間奉旨與鄭比部潘太守總理春振知爲執事所推薦乃因本省大僚阻抑卒未能行其志當時曾具有密陳要務一疏前後兩撫臣俱不爲代奏惟意園主人聞而歎爲忠愛今便忽忽十年而伯希已不可作矣葆田去秋自河南辭尊經講席而歸妄思閉戶著書以消歲月取舊時所讀三禮習之乃知義疏諸編並未爲精當大抵官修之書必不如私

家著述擇精語詳尤可笑者今學部所定章程乃以三
禮約編爲學堂讀本夫是書爲休寧汪基所編　欽定
四庫全書總目固嘗譏其刪汰經文今乃誤爲江愼修
書而欲使學者誦習是並未覩書目也蓋人情溺於所
習久矣葆田本無學問特以少好治經又嘗學爲古文
此頗不爲意園諸君所棄今歲秋謬被當道牽引使與
吳燮臣侍郎諸人重修通志辭不獲已乃勉强赴沛並
攜一小孫自隨冬初忽於鈔報內得見大部原奏擬派
禮學館纂修十員而賤名與焉計所派十人葆田僅識
一孫詒讓其人學薄程朱專精三禮聞有周禮正義一

書使之領袖斯役誠爲得人葆田媿非其倫故於前接
電詢後又呈請大府代爲恭辭並薦夏滌菴自代茲乃
於日昨由張振青總憲處寄到鈞諭詞意殷勤奉讀之
餘莫名惶媿竊攷乾隆道光閒兩次恭修　大清通禮
皆取材於本部不待外求今誠欲得明經致用之士宜
博訪宇內名儒如張蒿菴顧亭林其人者庶足上佐
聖天子議禮制度之懷若葆田輩特處士之盜虛聲者
耳何足重哉且葆田年近七旬又身係爲獨爲鰥窮民
必使其千里奔馳與諸年少齗齗爭辨終以不合而退
當亦大君子之所不忍出也

復高曦亭太常書

聞賢者之名久矣雖合志同方而未獲一相見私心歉甚去年冬忽由田介臣編修京寓寄到手書並 賵資政公與太夫人事略各一通再拜受讀如重覩廬陵瀧岡阡表之文與南豐之寄歐陽舍人書紆餘委備其味黯然而長何圖今日復見歐曾之作葆田壯歲前侍先人湖北官舍從武昌張先生學爲古文詞私獨喜姚惜抱氏陰柔陽剛之說於唐宋大家文皆嘗麤窺其門徑尤以爲有志乎古者必一世之豪傑及中年以後閱歷漸深乃頗悟修辭立誠文以載道之旨故不復講論宗

派而獨以言有物言有序爲古今不易之至論比歲時時應親故之求不免作酬應文字所謂下筆令人慙者今執事猥以先世碑傳之文見屬豈將使庭幃不朽之盛名託之不肖之文耶抑亦欲不肖之文得附先公與太夫人嘉言懿行以傳諸當世而不顧人之譏評耶昔歐陽公嘗爲曾子固之祖神道碑銘矣而王介甫亦有曾公夫人萬年黄太君誌銘今其文並不爲世所熟誦幾於知之者亦少然則葆田卽有作亦安敢妄冀其必傳耶姑徇賢者之請勉擬一文以備采擇其銘詞之不古則旣自知之其他亦俟知言者論定可耳葆田又嘗

竊論近世士大夫不復知有進退取與之節今獨於執事得見風義故文內微示其意以明吾儕之同志知必蒙亮察也相去稍遠無由會晤因書輒布區區前承贈雅什乃爲寄書人遺失望更錄示爲幸

上袁海觀中丞論通志書

葆田一介迂儒幸託　庇蔭得濫廁志局自受事至今兩度改歲以事之無成虛糜館金常思辭避以明素志去冬忽蒙　頒賜關書俾與吳侍郎宋太史同膺總纂之任葆田幸甚方擬上謁陳情會遭　國家大故　藎慮焦勞未敢輕擾　視聽而葆田又適患心疾抑鬱無

聊乃於冬月中悤悤旋里瀕行復蒙提學使奉 諭見
示呂大臣張總憲曹王兩侍郎致 左右書壹似通志
之修必欲葆田始終其事者葆田媿甚欲進則未能欲
退則未可反復籌思用敢略陳顛末與辦事艱難冀蒙
亮察蓋修志之議倡自前撫帥張勤果公其時因屬
葆田代擬奏稿既奏 旨俞允遂以總纂見屬葆田辭
至再三既乃約虛應其名而無受館金且擬博求方聞
綴學之士以共成此舉當時葆田所薦者卽今宋太史
與已故法徵君今修志略例乃法君與葆田所共擬原
分十二門思仿史漢八書十志與通典通攷諸書可合

行亦可單行　張公又約繆筱珊編修同任總纂及
張公卒而其事遂寢越三年　福公任內始議開局總
其事者爲故觀察趙君國華故太守邵君承照並延分
纂多人而法君與焉開局未久趙君以病歸里事又中
止此時葆田業已辭去尙志堂講席以後遂不與聞其
事葢至今已閱十有五六年矣中閒總纂與分纂不知
更易幾人第聞編纂之法仍依原定十二門與所謂分
類包修而當事期於迅速成書所任或不得其人大率
以鈔襲了事名曰包修其實皆敷衍塞責而已最後復
由邵故守總其事亦未及成書而卒而局外人遽謂志

稿已成　楊蓮師心知其故乃有改歸紳辦之議前年秋　蓮師初下關書至濰葆田本已辭謝後乃爲公誼所迫強勉入局所恃者有法徵君允爲商量草刱不謂法君又一病不起葆田因於年終商之提調稟諸署院吳公選派分纂及采訪諸人先行采輯本期一兩年內可卽成書而不意其終年無成效此葆田之咎也或謂分纂不盡得其人是誠然矣大抵新政興而學術歧人人皆騖於功利如稍有才學之士則謀爲學堂教習與別項差使而莫肯俯首以從事於文字閒者以其利之厚薄殊也且修志者非有馬班之筆與熟於史通之

例固不足以勝任如徒以鈔襲了事以敷衍塞責則是盡人可能而又安望其書成可傳乎閒攷山東通志之修搠始自前明陸提學至國朝兩次重修皆未能有當於人人之心今誠欲後勝於前諒非目前諸人所能辦而欲併其責於一人則尤非淺學所敢遽承茲乃幸蒙鑒察特請吳侍郎宋太史其任厥勞而呂張諸公復又慮葆田中道辭去此葆田所爲躊躇進退而無可如何者也至其他辦事艱難則羅提學所深悉葆田今有書與商量變通辦法亦不識可行與否惟左右諒其愚忱幸甚

與羅順循提學書

葆田客冬抱病旋里瀕行猥蒙駕臨存問並見示呂張諸公與中丞書稿若預知賤軀不能勝總纂之任而又深慮其遽行卸責者葆田媿甚特以任事一年略無成效館金虛糜有類素餐每嘗私念生平所斤斤自守者辭受取與之誼今乃不免有負初心此所謂鬱結以致疾固執事所深諒者也今雖調養兩月仍未能大有起色據醫者云心氣摧傷一時難望復元葆田於此亦幾進退兩難前接友人書知志局分纂諸君於年前各有呈繳功課未知均能合格否竊謂分纂不當此葆田之

咎也然當時實各有薦主非出自葆田一人之私意及今更正猶未爲晚葆田今有上中丞一書略陳修志始末與辦事艱難敢乞執事於進見時以鄙意上稟儻能俯如所請與吳侍郎原要總校名目互換俾但從校字之役少卸領修之任則賤軀尤可靜資調攝不勝幸甚否則與吳侍郎宋太史公同商酌於原擬門類中分認幾門重定體例各舉所知分任編纂則事權一而成書亦易葢吳侍郎嘗充會典館總纂史例甚熟今通紀一門業經核定而宋太史於疆域沿革輿圖金石皆夙所究心葆田雖一無所長當私舉能者以自代如書院倩

人校課並不別費公項鄙意如此未審有當萬一否抑
又有進者修志莫要於廣儲書籍今局中書籍既少采
訪又頗多遺漏如人物一門除一統志及耆獻類徵諸
書外不能不稽諸　國史而國史非翰苑諸君莫由窺
尋今擬請延訂柯鳳孫學部遙領總纂並添約京員幾
人繕錄考校此亦成書之一方也執事以爲可行否祺
田一俟賤恙平復即行晉省容再面商一切

寄錫清弼制府書

奉別數年書疏罕達負媿殊深夏閒閱邸鈔恭聞移節
東三省辭至再三然後奉　命受事仰見　朝廷倚畀

之隆大臣進退之宜聽於下風竊自增慕故未嘗以一紙道賀然私心嚮往久矣近晤何道國禔言屢奉手教言辦事竭蹶有蜀相鞠躬盡力之誼伏惟執事忠清亮直爲 國宣勤由蜀而滇而遼瀋天下仰以爲韓范今自莅東以來中外頗能相安視他人徒事張皇者其鎮靜尤爲不可企及至於成敗利鈍豈所逆計哉葆田以爲今日大患不在外敵之交侵而在人心之不正新政紛紛舉世無非言利並不知保民爲何事安得不漸入於危所賴公等一二偉人竭力扶持則疆域蒼生之福耳葆田自丙午秋辭河南尊經講席而歸次年秋爲東

撫楊文敬造廬相訪迫之使出初擬以國文館見待繼乃改爲總纂通志今已默默在此兩年餘矣事多棘手亦幾類無事而食而又命運多蹇去冬一病幾不起今歲暮春嗣子昌燕卽昔年與孟博同學者不幸以病疹夭亡年僅二十有九葆田七十之年忽焉已至鰥寡孤獨萃於一門撫躬自問生平無實行而謬竊虛名宜爲造物之所忌閣下以此言爲何如往歲禮學館之聘近日京師分科大學之徵皆自審年衰學荒未敢躁進側聞執事招納多才敝門人如茹恩彬劉錫麟皆備馳使茲又有州同銜蓬萊縣監生王君乃亡姪兒之內弟曾

在此課小孫其人樸實耐勞頗工楷書素稔葆田蒙知遇最深亦欲一識當代巨公今來東省屬爲先容於左右葆田已諾而復悔然以其志趣甚正故謹與此書伏乞賜之一見並可略詢賤狀臨書無任悚惶

贈馬通伯序

昔者嘗怪聖門諸賢有德行有言語有政事有文學其志趣不同其平居相與砥厲宜各有忠告虛受之風顧見於論語者獨曾子以好問稱吾友而其言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說者謂諸賢惟顏子能之至子張則已病其難與爲仁而檀弓記子夏聞曾子之言又嘗

引過於離羣索居豈聖門諸子亦各有德之不足與抑
亦見善能徙改過不吝自大賢以下固不免如聖人之
所憂與烏虖朋友道缺久矣吾見今世之取友輔仁者
日少而於爲人之事一何營營也吾友馬君通伯行修
而學純自其年十五六時已以古文名予始從武昌張
先生見君所爲文及光緒辛巳始遇之於京師讀其文
接其人窺其中之所蘊蓄庶幾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
則信乎其學之爲己而非他人之務外者可比也予方
深媿弗如而君獨惓惓於予居無數日不相見見必考
其所學之得失益兩人者亦隱然以益友相勖焉其後

君奉親命歸里予遂孤陋無聞又踰年予謁選得宿松距君家僅二百里是時君適居母夫人憂予遣使奉慰因以望谿宗伯喪禮或問勉君續述成書君甚感悉予言然自是遂無由會合嘗以爲私憾越二年予移權合肥便道過君則君適他出其年冬予以事上謁大府往來桐城君方侍親家居予乃造所謂趣者園而請見焉並約期以來及是君遂訪予於所治且奉其尊君愼甫先生手書楹語見遺居月餘相與尋繹舊聞往往窮日夜不懈予所語君未嘗不稱善間又出所箸者舊傳相質若深以予爲知言而忘己之所自得者君其大造於古

人乎夫以予之學殖荒落又方自困於吏事非所語於直諒多聞者也君獨何取於予哉予觀君所著文有論喪服數篇皆卓然有見於古昔聖人制禮之本意聖人復起必將有取於是然予獨願君之毋專溺於文而益以爲己自勵其交友也必取忠信有實行者以自進其德而毋與不若己者友則君之所造益大矣烏虖以顏子之幾於聖人而曾子猶謂其從事於斯則至聖無我之詣雖顏子亦猶未盡哉君歸矣其以是言正諸尊君愼甫先生必不以予爲辟友也雖然予自爲宰以來所父事兄事者無人予之不聞其過亦久矣君其將何以

處我於其行書此以爲質

送曹仲銘之雲南序

宮贊曹君仲銘之奉　命出守雲南也京朝士大夫咸爲歌詩以贈其行君既假歸里門與余數相見每見必各抒所懷及是君戒行有期將告別意不能無戀戀也始君與余季弟爲同治癸酉選拔同年又與余同觀政刑部故相交爲最密今　天子御極之初君既連舉甲乙科遂以　廷試第一人及第授職修撰由是典試湖南復任湖南提督學政入直上書房爲己丑江南鄉試副考官充日講起居注官轉詹事府贊善人謂君且駸

駸大用矣而君以修撰任內京察記名當得外任會今
年春雲南撫臣以雲南府知府缺員入告　天子即命
疆臣慎選其員而以君補所遺之缺　國家優禮師傅
往時詞臣入直上書房嘗不數年閒坐致卿貳近年乃
始有出守外郡者葢以中外多故主憂則臣勞故　朝
廷於近臣尤欲試之政事以觀其經綸非有厚薄戚疏
之異也君在上書房中屢陳天下要務然皆不欲自居
其名故所密奏於　上前者人亦莫得而傳之葢其敬
慎如此君行矣余聞君所應補爲永昌永昌於古爲梁
州荒裔漢武帝開益州郡置不韋縣後漢永平初於縣

置永昌郡唐蒙氏悉有八蠻之地遂築城於此其後或爲州或爲衞而稱永昌則同其地東接蘭滄西擁神護北連大理南控諸蠻爲西陲最要之地明中葉嘗築八關以固疆域今 皇威遠播爲郡守者宜可安坐而理然比年以來緬越傾覆敵人之所窺伺則禍嘗發於肘腋閒 昔汲黯爲右內史守節仗義淮南王有邪謀憚黯不敢發及黯出守淮陽臥閤不出而民治古所謂社稷臣者如是君其可以知所守矣抑余觀漢代循吏皆起自郡守故宣帝嘗言與我共平理者其唯良二千石乎至唐乃有內重外輕之弊而宋代復有自求典郡者

古今人事勢不同則其所遭逢亦異君其勉之夫古之君子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君其勤宣令德以仰酬　朝廷之知遇異時聞有詔書褒美謂如魏尚之守雲中黃霸之治潁川吾知非他人必吾曹君也至於當官有大戒則君聞之熟矣余固不善爲詩歌無以繼京朝士大夫之後獨念君與余平昔相知之深自始至今幾三十年今一旦遠别義不可以無言故序所私得者以爲贈其亦不能無感於中也

送叔弟入　覲序

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其首章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二人謂父母也昔之說詩者皆以此詩爲刺時故釋二人爲文王武王自朱子始正其失元明以來諸儒並無異說矣予嘗推尋其義蓋由朱子讀書能貫通實於常棣之三章而得其意常棣之詩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而此詩亦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其以脊令起興既同而詞意迫切則有雅音正變之分故朱子以小宛爲兄弟相戒而非有譏於當時也夫脊令之性最急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詩人有感於此故又曰我日斯邁爾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兄弟不敢暇逸以取禍亦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此即念昔先人

之微意其情亦可謂切矣嗟乎人情之最切者孰有如兄弟哉吾家自丙子丁丑以來所遭多故今痛定思痛眞不解當時何能自處獨賴予叔弟勉强支拄以至今日不然拓落如予其得免於隕墜乎今年秋予來予弟任所留數月會予弟有入　覲之行此正詩人所謂月征日邁故予爲說脊令之義以相告昔我　先大夫之訓伯兄曰和平接物毋惜小費此二語予嘗奉爲行路之要在易之需曰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遇險而不遽進必需以待時欲占利涉者其必由誠信乎故告之一曰守先訓凡人久居官府則傲慢之心易生而容貌

顏色詞氣有不自知其流爲驕矜者其習使之然也曾
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得其道而後身可安焉故告
之二曰去官習在聖門顏子自言其志曰無伐善無施
勞蓋有善而自伐有勞而自施則其心爲私而人亦易
生其厭故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書云惟口出好興戎
則言語之爲樞機大矣故告之三曰謹言語京師百官
之富賢者固多而不賢者亦或雜處乎其中孔子以便
辟善柔便佞爲損友友不可不愼也故告之四曰擇交
遊烏虖修身有道處事有方吾兄弟所得於庭訓者有
素矣今予不能舉其十之一二而獨斤斤於是者蓋憂

患相戒之義爾在小宛之次章曰各敬爾儀夫敬爲人子守身之大本而事君之道亦不外乎主敬今雖官卑不獲如孟子之所謂陳善閉邪然忠孝一理吾先人葢嘗以忠孝爲教矣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小宛之卒章所爲同乎小閔也吾兄弟其可不念哉光緒丙申除夕前一日

代寶玉峰先生祝　恭親王五十壽序

皇帝嗣服之七年冬十有一月爲和碩恭親王五十初度之辰於時海內大和中外羣僚咸望穆穆旁作之光思拜手稽首以揚無窮之閎休王迺深念　國有典禮

非人臣所宜稱慶之日教門下勿通賓客屆時無得以祝壽言者寶瑛既備聞此義退而伏念昔周公輔成王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記稱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及伯禽就封之魯史述其告戒之詞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此殆魯論所記不施不棄不使怨與無求備於一人之義史特變易其詞耳於戲公之所以克篤前烈作周恭先者其道葢不外乎是寶瑛獨嘗竊怪周召同心相成王爲左

右召公將歸而周公留之至欲天壽平格望召公如有殷之六臣及周公七年致政乃獨汲汲然志在明農何哉葢觀於豳風七月諸詩備述周先公𠛬業艱難之意與無逸稱爲人父母爲業至長久子孫以驕奢忘之詩書之旨相爲表裏然後知史記所云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鞠鞠如畏然可謂明聖人之志立萬世人臣之極者矣今和碩恭親王親若周公而道兼師保凡所以輔佑　聖德者內正百官外撫四夷戡定大難屢值艱危雖常情所驚而赤舄几几不改其度是以當世其仰其篤棐之節而不知王之比於周公者實無詩不存

敬畏之心使得同姓老成如君奭者而與之共濟艱難
則王之欲成其明農之志亦久矣仰維　聖人臨馭萬
姓康樂大臣近被　龍光則有若今歲恪靖侯左公閱
壽七十爲　盛朝黃耇之慶而先是畿輔興修水利醇
親王奏言河道今昔異形蓄洩之法所關民生者甚重請
詔王總司其事及是冬王與醇親王合奏永定河下
游挑濬蔵事農田可興在召誥有之曰其自時中乂王
厥有成命治民當時洛邑既成召公亦欲用敬作所乃
供王祈天永命故以是入錫於周公然則醇親王與王
相成之義使億萬世觀感興起其視行葦詩序所稱內

睦九族外尊事黃耇用能饗成福祿者奚異何其盛與
何其盛與往者同治辛未王年四十寶瑛爲楹聯以獻
有歷盡艱辛之語　王獨賞其質實今茲曷敢更爲諛
辭惟念王子從予讀有年故敬揭詩書大義以列於屏
俾王子能明周公之訓則知　王今日不敢受賀之義
而所以保世滋昌者亦將與　國咸休以竝保我丕丕
基云

浙江崇義祠記代孫琴西方伯作

同治五年故兵部尚書兩江總督菏澤馬公實巡撫浙
江於是杭州崇義祠重建落成公具疏入告浙江省城

於咸豐十年二月不守官民殉難甚烈城復後士民議
建崇義祠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死事者尤眾越三載
克復迺因前基量加修葺今祠宇肇立祠中奉先後死
難某某若干人請　敕有司春秋致祭列入浙江祀典
制詔報可其年夏五月有　旨敕書扁額由驛　頒
賜文曰湖山正氣烏虖　國家之於褒顯忠義所以爲
浙人寵光者至矣自洪楊倡亂海內軍興十餘年所在
以守圉扞敵死者不可勝數　天子深惟古昔聖人有
竽笙簫管之聽屢　詔有司旌賢錄異生榮死報以示
優寵方是時吾鄉崇義之祠乃得建自士民遭逢　明

聖歷久彌新雲章爛然湖山輝映夫豈獨杭人之榮與
祠在杭州府城內吳山之陽吳山一曰管米山葢宋時
糧料院故阯也宋自建炎以後偷安偏隅政亂國危賢
人失職故朱韋齋氏上書李忠定以爲前代偉謀盛烈
其大本所在在於倡君臣之義以立士大夫殉國死難
之節衣言竊嘗深究夫古今之變紛紜迭興而壹視乎
在上者之所成世之治也在位者風民以義則人皆有
尊君親上之心及其衰也教化不先紀綱日墮見利相
競見害相傾則其勢亦危隉而不能久存前世興壞之
大端未有不由此者故曰禮義廉恥是爲四維四維不

張國乃滅亡此可爲有國者之深戒也　國家承重熙累洽之後物極而否姦民萌櫱其閒用事者務爲姑息煦育專事刮磨生民之氣日見薄削一旦亂起伏莽屠燒殘殺徧毒寰區方庚申辛酉之際杭城再陷同時浙江名郡並淪於賊羣盜出沒江淮閒幾一發而不可制幸賴一二鉅人扶綱維蹈危險忠誠之士雲合響應不數年閒巨寇以次勘定抑豈非　朝廷褒崇死義諸臣氣機所動鼓舞感興率先天下臣民有以作其氣而不能自已與今方內肅清民生不見兵戈之迹惟各行省昭忠諸祠倘修故事而吾鄉所爲崇義祠春秋時祭既

歲舉於有司列郡人士因得從容瞻拜其閒優游歲月重登太平然人情於安樂之餘不復知有憂患欲問數年前烈士戰守之詳而後進已無能道者葢向時蹈厲奮發之氣至此而亦已少衰矣烏虖天下之隱憂方伏於肘腋之閒使當事曾莫能爲慮漸摩之無術養與教之不復有恃蚩蚩者吾未識其何所底也光緒丙子之秋某君某以書告余湖北布政使署曰祠成十有二歲矣願有記以諗來者余感於建祠之地與時因爲著其義如此後之觀於是祠者其心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而因益求乎民教所先其於　聖天子襃忠崇義

之巨典與夫賢士大夫成仁取義之本志庶其無負也乎若其作祠之歲月賦功屬役財用所取或自有記而此亦不復書云

濟南府重修　先聖廟學記

光緒二十年甲午秋海城李公奉　命巡撫山東適東瀛事起公受任不踰旬卽治兵至海上安內攘外幾日不暇給明年秋公返至濟南八月有事於學宮顧瞻牆宇傾頹弗治慨然增歎乃與司道諸公議集資重修經始於今年正月辛亥越四月甲午工竣規模式廓丹堊聿新既又考核典禮增置禮器千三百七十樂器六百

四十四以時肄習俾此邦人士觀瞻有自於是司其役
者以記事之文請於公公則以書命葆田於濰葆田辭
謝不敏公復督責至再其辭曰自正學衰而異端蠭起
今泰西諸國方舉其所謂天主耶穌教者流毒海內高
堂峻宇通都大邑幾徧而中國之侈談時務者復欲毀
棄書院崇尚異學肆其邪說詖辭瞯然而莫之顧孟子
謂無禮無學賊民斯興欲反經而黜邪慝非尊崇聖教
其道末由山東乃聖賢桑梓之邦濟南府學又十二府
州屬之所觀型也興學造士鉅典攸關某懵道昧學不
能有所發明足下生孔孟之鄉學韓歐之文宜有所著

以壽諸貞珉與南豐宜黃學記朱子靜江府學記其垂
不朽葆田曰於虖公之言至矣其所慮深矣抑所謂文
足以傳世者葆田非其人也無已則誦其所素習者以
復於公且以爲吾鄉邦之人告其可乎在昔周景王時
魯人有見原伯魯者與之語不說學閔子馬聞之曰周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
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葆田
嘗讀而竊有感也夫風俗所成自上而下而閔子馬乃
以爲周人之不說學必由下以及其上世衰道微俗化
靡而政教替利欲熏心人懷苟且相師成風吁何其與

今世適相類與當孔子之世庠序猶未盡壞然列國已有欲毀鄉校者則當時不說學之徒豈獨原氏哉孔子於是憫王道之將廢也迺修明六經以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孟子時楊墨迭起孟子以無父無君辭而闢之觀其所以語齊梁之君必皆以謹庠序之教爲言葢仁義之說行則人人皆知有忠孝大節及其一旦有事則爲臣者死忠爲子者死孝其故非他人惟慕義而不慕利焉耳今外夷之俗則但知爭利以相勝而其所爲教者不過竊取乎墨氏之緒餘使孔孟復生於今日則其僻亦當息矣特今世好學者少無有以開先聖

之道自任者此朱子所爲致歎於人材日衰爲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而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效其弊乃至今尤甚也濟南故屬齊地然去魯爲近自元建山東憲曹於此至元間始因宋所立學校重加修治有張氏起巖濟南路廟學新垣記所謂規制如魯泮宮則當時輪奐可想明成化間又增立堂廡門庭有夏氏寅記其文並載志乘　國朝尊禮　先師凡廟在省會者雖曰府學常以巡撫使者主其祭同治中丁文誠公巡撫是邦嘗重修廟學迄今幾三十年今李公又大修治之凡費白金七千兩有奇公於用財尚節儉獨是舉

不嫌其壯麗則公之意見於書中者盡矣此又朱子所謂於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宣布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者哉烏虖孔子沒至今二千四百年廟而祀之者徧天下雖社稷有時變置而孔子之祀獨不廢孔子之道與天同大天不可得而贊也自孔子以學教天下而後萬世知大道之統其功亦與天同夫天以五常與人聖人立教其事在於明人倫而其道在於明德新民烏有所謂淸靜寂滅與夫一切言功利之術哉堯舜三代之治其所以教民者葢無不出於學後世學廢而廟與博士之官僅司俎豆乃別有所謂書院者以教士而其所

習猶不離乎六經孔孟之書今議者至欲廢棄書院則與不學無害之見何以異而其心之懷利而去義殆有甚於三季時者然則居今日而言學亦先辨乎義利之大防而已矣善乎虞道園之喻學也曰幽獨之中而致謹焉一思慮之差則如瓦石之毀承事之際而致嚴焉一跬步之失則如棟梁之撓夫學不能存誠主敬則無以立其基不能窮理盡性則無以造其極不能正心誠意以推之治國平天下則其學爲無用譬諸築室垣墉弗治灑埽不事則安宅以曠而外患亦乘間而易入故邪說誣民則仁義充塞其所由來者久矣雖曰治教之

休明不專在乎屋宇之觀而非是則典禮不行今李公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若夫爲學之方與歷代立學之制則先儒所論與歐曾王諸家學記言之詳矣非有合於今之時事故不述其他則俱列於碑陰云光緒二十二年七月朔日謹記

重修冉子祠記 代叔弟

去今杞縣城東二十里有地曰伯牛岡古冢巍然土人相傳爲先賢冉子墓墓後有祠不知其始建年月每春秋釋菜後學博率弟子員往祭雖非祀典所載而敬禮有加焉康熙庚辰邑人張氏嘗集資重修祠宇乾隆甲

辰道光癸未又再修之張氏經紀其事迄今近八十年
矣予以去年秋權知縣事來杞縣學博杜君趙君率生
員張雅堂等募貲重新是祠工訖趙君請予為記予謂
先賢冉子墓信否在此前人攷之已悉獨河南通志載
杞縣東北有冉子廟以祀先賢冉伯牛則今祠是也冉
子之在聖門德行亞於顏閔顧其事實不多傳見諸論
語者僅有自牖執手一歎幾與喪予之慟相比則其為
聖心所重可知矣宋儒據淮南子以有疾為癩又謂如
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故於顏子曰短命於冉子曰命也
夫蓋命原於天聖賢修身立命至不幸而有疾則非有

取死之道又非不能自謹而有以致之然後可委之於
命仍不失其爲正此聖人所爲深惜之也嗟乎冉子之
徒得夫子而名益彰後世巖穴之士有名重當世至使
國人目爲顏子而考其遺行曾不得聞一事之詳然後
世千百餘年皆深信而不疑况先賢名列四科德行在
仲弓之前而又死於從陳蔡之後則此地曾爲先賢所
經其是否卒葬於此亦不必深辨姑從人心之所向慕
廟而祀之可也夫人於昔人一物一器猶見之而生敬
又况地號伯牛即謂地以人傳亦有何不可也哉吾鄉
曹州府曹縣東有冉堌村相傳爲仲弓故里予嘗再過

其地欲一訪先賢墓而未能今承乏於斯乃幸覩諸君之有是舉故於工完後親詣祠堂拜謁又徇趙君之請以爲記其捐貲姓氏及修葺年月日則俱列於碑陰云

山東刱建圖書館記

皇帝嗣服之元年夏山東提學使羅正鈞　欽遵　明詔興學造士乃刱建圖書館於省城舊貢院之隙地附設山東金石保存所其地面山背湖方廣二十有六丈爲樓十二楹前列廣廳以爲藏書及閱書之室特詳請巡撫使者奏咨立案其略曰山東乃　聖人桒梓之邦爲中國數千年文明所自出經師傳注衣被方來金石

留遺甲於寰宇而濟南省會之區圖書缺焉未備見擬
設立圖書館一所首儲四庫善本兼收列國寶書將以
通新舊之機緘非徒侈觀瞻於耳目並擬別籌經費按
年采辦積以歲月蔚成鉅觀似於學術不無裨益奉
旨制詔報聞秋九月工成學使以命葆田爲之記葆田
竊惟古今藏書之富莫盛於 本朝康熙時 聖祖仁
皇帝敕編圖書集成仿前明永樂大典舉內府所藏各
書勒成一編用示薄海內外當是時 天子興學於上
學士大夫從風於下而所重者乃二帝三王之道故天
下道德一而風俗同迨乾隆時 高宗純皇帝詔開四

庫全書館則搜羅益富至海外之祕笈以及職方外紀等書莫不登諸册府以視前代四庫七略之藏典章尤爲美備而　聖諭諄諄必取其有闡明性學治法關繫世道人心者爲宜先采錄　列聖規模宏遠雖百代率從可也今自五洲交通以來新政迭興將使人人皆由於學所以開民智而力闢風氣則圖書館之設誠爲當今急務近年　朝廷又嘗以重印圖書集成　頒賜各直省高等學堂此館之設所由與學校相輔與昔牛宏序書有五厄請開獻書之路今則天下一家所謂與集之期屬膺聖代者正在此時抑嘗讀蘇子瞻李氏山房

藏書記以爲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而因歎學者有書不讀爲可惜而朱子亦致慨於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至如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今世當無慮是矣然則吾鄉人士苟有志於讀書一登是館其亦不仰體　列聖遺謨與當事諸公經營締造之意哉